

集部

演山集卷三十六

宋 黄裳 撰

雜文

請羅漢讃文

竊以諸佛遇縁闡二宗而起用雙林入滅攝萬變以還無然後理著始終道存體用尤慮神明之相繼但期寂滅以同歸人孰憑依法將廢墜故如來之付屬惟羅漢之慈悲留不壞之形住無窮之世護持正法饒益有情當

有國王大臣長者居士設歡喜之會發恭謹之心則是
尊者與諸眷屬旁臨五施之筵同彼衆凡潛運六通之
德方方受供種種現形安得弗致至誠遂陳妙供南贍
部州大宋摩訶支那國某州某坊弟子某登籍塵寰服
勞火宅非解脫之力不能援我於苦海非方便之仁不能
攜我於迷塗今則盛展法筵欽承佛勑四十九載三昧
難尋一十六尊五常猶在至誠可感猶虛谷之應聲上
德所酬譬澄江之得月想垂哀愍望賜光臨大衆同聲

恭行禮請
一心奉請第一西瞿耶尼洲賔度羅墮闍尊者大
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愍有情來赴道場
西瞿自悟都無漏中土相迎更有緣神道利物
許誰先十六功名當第一
一心奉請第二迦毗羅國迦諾迦伐蹉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

有情來赴道場

已湛心源歸上德更持佛勑繼西瞿遥看天北彩雲垂五百聖賢相逐至

一心奉請第三東勝神洲跋羅墮闍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自為隨緣通外典誰知得果起東洲福田長與世人修即是護持無上法

一心奉請第四北俱盧洲蘇頻陀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恍惚俄聞中土召逍遥寧為北雲留花幡擾擾道場深須信衆凡中有聖

恭惟尊者十地處身三光立德或韜光於愚衆或現相於虛無或呼吸風雲或驅馳龍虎八解泛應萬靈具瞻伏願尊者不捨慈悲不忘徽賤錫鳴石室共跨慈雲壓

拂塵衆各霑法雨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五南贍部洲諾矩羅尊者大阿羅漢

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

來赴道場

忘物便拋流浪海度人聊住涅槃身天人眼見

域中壓南贍部洲難獨樂

一心奉請第六耽没羅洲跋陀羅尊者大阿羅漢

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

來赴道場

石龕春去人難老金鉢龍歸雨乍晴中洲一瞬

到人間萬里風波千眷屬

一心奉請第七僧伽茶洲伽力伽尊者大阿羅漢

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

來赴道場

豈但應縁成佛事更能説偈與仙人寂滅場中

未忍歸只為有生趨苦海

一心奉請第八鉢刺拏洲伐闍羅弗多羅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寂寂性空蟾體滿巖巖眉宇電光深十一相從物外來過去生中緣分好

恭惟尊者或道貌清奇或風神恠秀或飄飄而泛巯或兀兀以潛觀心有滿虛性無內外乘風御鶴辭方外之幽居度月踰雲受世間之妙供伏惟尊者法器容物心

燈照入有感必通無求不應暫離禪定速降威靈臨頃
刻之流光作衆凡之介福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九香醉山中戍博迦尊者大阿羅漢
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
來赴道場
法雨忽緣荒政下神龍潛出浄缾來雲駢風御
落何方香滿人間新有會
一心奉請第十住三十三天半托迦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雲巖集法汉千卷月洞㻚神斷萬緣動靜難窺性海深三十三天無遠近

一心奉請第十一畢利颰瞿洲羅怙羅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寂寂誰從窺水月堂堂相逐過山雲人天妙供

少曾閒颺瞿自在烟霞外

一心奉請第十二半涉山那伽犀那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戒珠立我超三界法露隨人洗六塵半渡波山眷屬多但見靈光天外落

恭惟尊者慾消漏盡已超三界之崇卑果滿花開無應十方之緣會乘不疾之速給無窮之求以方便誘羣迷

以解脫拯衆苦祇承佛勅敷百福於冥冥默示法音開萬靈之聵聵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十三廣脇山中因揭陁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已作禪宗留廣脇却承佛勅到閻浮護持正法有誰知應笑苾蒭空淚落

一心奉請第十四可住山中伐那婆斯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
有情來赴道場
出定來時塵世曉遇緣歸處道場深能將妙果
答群生可使世人諸漏盡
一心奉請第十五靈鷲山中阿氏多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
情來赴道場
鷲峰山上修三昧法住經中著一名香花閙處

驟人看滿月一輪無相相

一心奉請第十六持軸山中注茶半托迦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慧劍遠邀持軸客福田兼濟受輪人付囑如來到此休更許何人堪入會

恭惟十六尊者幷諸眷屬阿羅漢等寓洲上者有水月之觀託山中者有泉石之適在國者與人為徒在天者

與仙為侶其所稱異而同乎德其所寓殊而契乎心故承付囑於如來又復宣揚於塵界其學道也皆能澄無生之觀乘不退之輪頓悟三空遽超十地發空門之扃鑰啓覺路之緘縢其應物也皆能開方便之門立慈悲之室設百法之要誘彼群生建三世之緣勸兹流俗而況今日設莊嚴之會發恭謹之誠器幣爭華香花闘馥伏願尊者工同一切諸佛諸大菩薩摩訶薩等其來也不疾不行其至也無遠無近六鐶鳴杖逹山海之樓臺

一息與雲捲巖都之洞府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受兹供養

六祖傳付偈頌

嘗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接引上根由凡作聖此即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者也佛既得旨坐進乎道然後推其緒餘建立禪律講說諸教哀憫有生以度群迷是非向上一路俯身接物而已然而佛祖既遠根源失真旁枝末流各專所見遂失大道之全體分列而為六七六祖

傳衣付法有偈雖存置而弗問冷視如遺曽莫之究乃執空性遽以妙覺自待不亦妄乎六祖相望五百有餘歲慮其大法斷絕所度之士各惟一人後世學者以其無生之師不可得而傳無物之友不可得而論不若惟衆之從且執性見以為大道不過乎此而已故予為六偈讚以示乎世

初祖

一花迦葉離塵果四卷楞伽助道書莫謂竺乾天樣遠

片雲歸去秖須㬰　誰知花葉一中生二氣相催果自成體了色空無覔處有時人說見還嬰　大乘氣象巳相扶吾意方終道不孤秀出五峰塵下少中華先許到真如　日用中來體巳親平常是道豈須陳得吾髓處無他事擬議三人且覔真安心惟在覔心時後世支塵兩自欺寄語禪林休歇去古來先聖本無為　本來無一亦無華都向真空是一家聞說一花還共笑寧甘鬼窟作生涯　如意珠含利子建立法身無二理發明道

果獨為師長養聖胎誰得旨六物名同實非異微妙如
來出塵計一念中含一點來太無根種豈須猜誰尸五
運催神化忽見天花五葉開含萬類貫三界無無無有
非私解法輪如我神氣精塵世通他來去在九年轉了
大還丹世間無價人難買　參禪須向坐禪人本末相
通可了真二念回機都掃盡乾坤猶在一微塵　精傳
神氣一傳精性命於中附會成道世渾淪窺不破更從
何處覓無生　精傳神氣一傳精含作真空萬化行是

物此中來與去莫持偏性作圓成　天游杳杳海漫漫

無有無無無是道觀大法藥兼心地要兩門都作混成看

神光中見一還嬰非外非中已混成忽向玉爐飛上

去數聲靈鵲夜來驚　萬枝燈干江月一燈傳一月攝

莫知根種有虛空祇見祥光無斷絶三千世界掌中知

百億化身天下説秘密豈當容易談一臂尤輕冷欺雪

二祖

有地有花空具色無花無種色含空混成一物誰圓就

但向無言一化工　受果時來合見仙香山禪定想多年少林得旨圓融了不在中間與兩邊　華豈曾生種亦無邇來何事得神珠塵凡不悟無為旨但笑高人一似愚　曾窮莊易到源淵三教從來共本根自到少林應已悟後來誰為曉宗門　宿來緣累尚相拘何事圓成未自如十地三乘誰便了了時猶待到無無

三祖

入道從來自有緣許誰心地是金仙如來止止教休說

妙法難思莫妄傳　衣法曾傳莫巳知兩山禪定了何疑本無無一物非何有大道寧嫌得小兒　地種精華總是無無中和會一神珠前緣誰是傳衣子水月如心可上圖

四祖

萬實収還萬合中更尋心地亦還空黙雲蓋下巳呈瑞佛法一枝誰與同　路上相逢即是緣心知衣法有人傳真成淨土含諸種直到生生始得仙　解脫門中宿

已知種花生性豈須期詔書四反終難起不要浮名不待時

五祖

情種俱収入混成還幷四事得無生字雖不識人休笑壁上留題已可驚　無生無種菩提就非佛非心混沌成欲說性空何處覔可憐禪律謾相爭　形生収攝出塵籠一顆圓光色與空槽厰有人來作祖自然吟入太無中　塵埃可佛是修時無物無修秀也知欲說菩提

符祖意圓明來處想曾窺

六祖

頓悟花情有幾人源流相遠却非真須知佛性無南北芥子中藏萬法輪　泰定猶忘相行深種華當向此中生坐禪只恐人無證得旨須教礦作金　下種人來地有因若非因地若輕陳曾將此子教誰種安解叅同向呂真　從來生滅本因心旁出紛紛没處尋無性無心方是道執空誰可脫浮沉　法身行止本來無葉落歸

根是幻軀生滅已除還寂滅有情相感莫踟躕　曾戒
觀空與坐禪惟因唐使說真詮九年面壁誰能少秘密
先當得祖傳　妙了形神更有人不須捐下夢中身逍
遙便作丹臺客誰悟三丹有二真　大事從來夙有因
太空全是氣精神牟尼莫怪無人問作用皆云已得真
圓妙高人覺已通便辭歸去謾忝同一篇證道誰能
賡不謂唐僧有此風　道果天成豈可猜圓光何處更
尋臺性為妙種心為地況有慈雲作雨來

泗洲頌

十數運行天與地五氣生成入無始混成惟一數相尋十一觀音生一體耳如目聽如視通身是眼誰能計觀盡十方無巨細有時搭上聳人肴妙用無方乃餘事

上天竺思尚真讚

貌像雖相似水中空捉月非教亦非禪使我如何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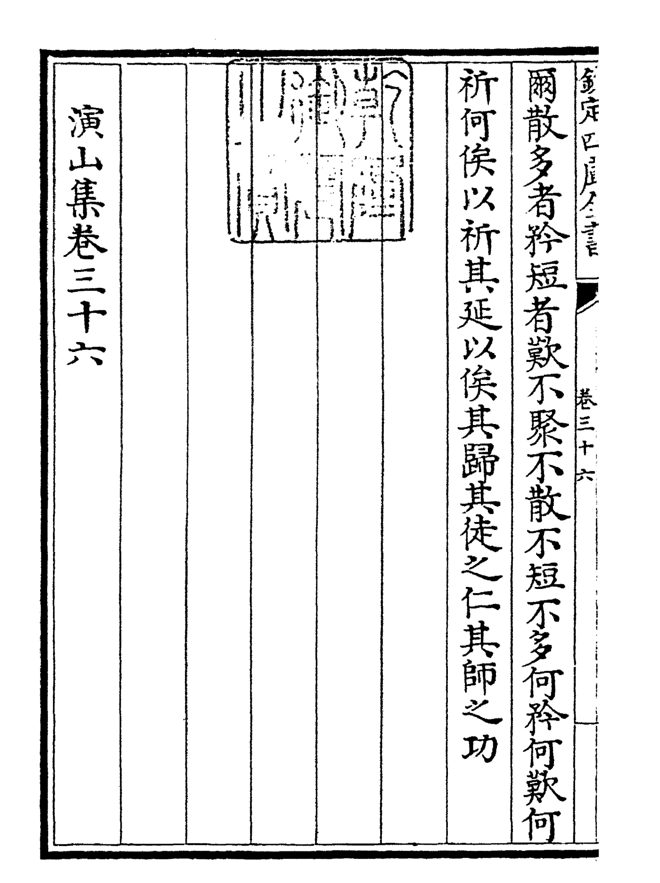
讀頭陀安文頌

九九八十一圓明體如日豈是空說禪精魂中埽迹立

道須當修九九八十一性見與意會如何體空色

壽堂銘

熙寧丙辰之仲夏僧惠月出都城東郊即獨樂岡之右為其師作壽堂求銘於予與之言曰能使入之形與物生滅者數也而有非幻者則生滅不能流轉之學佛者志於不能流轉之則是也若非暫聚之形少延之筭終窮散歸則當委蛻而去之何足計哉雖然師則然耳天年云高更延其數此仁於其師之道也銘曰造爾聚忽



爾散多者矜短者歎不聚不散不短不多何矜何歎何祈何俟以祈其延以俟其歸其徒之仁其師之功

演山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滇山集卷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舉人臣曹夢齡

演山集卷三十七

宋　黄裳　撰

御試策

策題

問禮所以辨上下法所以定民志三王之時制度大備朝聘鄉射燕享祭祀冠婚之義隆殺文質高下廣狹多少之數至於尺寸銖㮚一有宜稱貴不以偪賤不敢踰所以别嫌明微釋回增美制治於未亂止邪於未形上

自朝廷下逮閭里恭敬樽節歡欣交通入用不踰國以無事降及後世陵夷衰微秦漢以來無足稱者庶人處侯宅諸侯乘牛車貧以不足而廢禮富以有餘而僭上宫室之度器服之用冠婚之義祭享之節牽皆紛亂苟簡無復防範先王之迹因以熄焉傳曰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而後之學者多以謂非聖人莫能制作嗚呼道之不行也久矣斯文之不作也亦已久矣抑將恣其廢而莫之救歟將因今之才而起之也

策一道

臣聞致道則求諸人以人者善之所在也及其行道也不可以求人惟人求道置法則從諸人以人者情之所在也及其行法也不可以從人惟人從法聖人之為天下合衆善以為道合群情以為法其為教也則宜民下無異習其為政也則宜臣下無異説若夫蠡管之見涓埃之善奚足以致哉聖人以為物態有新故民情有好數俗有盛衰時有彼此事有變常道有升降法有損益

以道應時以法制俗當與萬物之理相得於無窮則夫善之所在未可以廢也當與萬物之變相適於無常則夫情之所在未可以廢也陛下所以三歲一詔旁集天下之士親降聖問而使一介草萊類得發其涓埃之情以助太山之崇高滄溟之深遠如臣之愚何足以與此然而臣聞大道之世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巳則俗之於物輕矣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巳則俗之於我輕矣不以我累道不以物累我天叙之中夫婦之

情父子之性君臣之義兄弟之序所謂有物者也天秩之中父厚於義而薄於仁母厚於仁而薄於義君無為而尊臣有為而累所謂有則者也方是之時上下之分烏用辨哉不必持衡與之為輕重而人自以為平不必探籌與之為得失而人自以為公其正不必規矩而天與之為方圓其信不必符契而天與之為取與方是之時上下之志烏用定哉以故天之象地之器鳥獸之文土地之宜未有仰觀而俯察者則象與器其孰制而用

哉法無所始亦無所成禮無所益亦無所損道之下降
在乎衆器之間而已人能輕物與我而相與為天遊未
有過禮而踰不及禮而偪者聖人蓋未有患也然而汙
尊而飲抨豚而食遂以為禮摶土為桴蕢土為鼓遂以
為樂營窟橧巢羽皮毛血聖人惡其鄙野太甚貴賤之
分長幼之序飲食居處幾與鳥獸草木無以異焉以故
聖人作為禮法以文其實營窟橧巢未利於居也為之
臺榭宮室草木血毛未利乎食也為之炮燔烹炙羽皮

未利於服也為之絲麻布帛汙尊抔飲未利於飲也為之範金合土網罟之利佃漁耒耜之利稼穡刳剡之利於川服乘之利於塗弧矢之利禦冦擊柝之利待暴利用之法詳於此矣然後制禮之文施於飽食逸居之時使遠於禽獸朝聘之禮所以和君臣冠婚之禮所以正男女祭祀之禮所以交鬼神為之射禮以觀其志體為之鄉禮以辨其齒位合其歡也為之燕禮致其欽也為之享禮雖然昔時鄙野之風稍趨於文而文之獘使人

役有涯之生隨無窮之情忘不可亂之分狥不可必之物其性失中其心失性以非廢禮也偪以美没禮也僭遂喪天禮之自爾者性命之情日入於衰薄有如橫流之衝失其大防汗漫而難制是以朝聘之禮不足以和君臣冠婚之禮不足以正男女祭祀之禮不足以交鬼神射鄉之禮不足以仁州鄉食饗之禮不足以樂賓客然則禮之數豈可廢哉有數而無義則其制禮也不足以因情有義而無數則其制禮也不足以定分朝聘鄉

射燕饗祭祀冠婚之義高下隆殺文質廣狹多少之數
所以見於聖問而臣以為禮法之行自聖與貴者始賢
者先王以率愚貴者先王以率賤者也數度存焉其在
宮室也廟各有數堂各有尺其在衣服也冕各有章旒
各有寸其在車旗也常各有斿車各有乘其在器皿也
所食之豆所獻之爵其數有多寡其用有貴賤雖然禮
數之於天下豈特進其不及之才歛其不平之氣以就
繩約然後以為得哉有以多為貴者以文為貴者以大

為貴者以高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有以少為貴者以質為貴者以小為貴者以下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禮不可多也故常不豐不可寡也故常不殺惟其稱而已天下之人顧其教則謹其分明其義則進其德此其所以致治於未亂止邪於未形歟不然而禮之近者適人之情禮之遠者明德而反本芻豢稻粱庶羞酸醎以養其口椒蘭芳苾以養其鼻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養其

目鐘鼓管磬琴瑟笙竽以養其耳疏房安車越席牀第以養其體此適其情者也聖人以此救上古之鄙野不能使後世無文之弊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佚未有能克已復禮以為仁焉則禮之近者適足使人流而為淫泰乘而為詐偽耳山澨之僭濫濯之陋豈可縻哉是故聖人之制禮也酒醴之美而元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章之美而疏布之尚莞簟之美而蒲越稾鞂之尚丹漆雕鏤之美而素車之尚是

故禮雖道德之下及忠信之薄而道德忠信所以不喪者禮實明之也禮之近者適人之情而人情之適未常放者禮之所尚不在乎美者而已二帝三代以法趨時以義起禮不能有異於此特其詳略未可同耳故臣嘗言道無常也未始有弊馬必有升降者禮法為之也時無止也未始有弊馬或有彼此者習俗為之也繼道以致用者善也制善以致治者法也異法者彼此之時異時者盛衰之俗異俗者新故之物物之新故俗之盛衰

未始有常也則以法趨時以義起禮豈有一定之論哉
是故聖人之在下者或清或和以矯一時之俗而救其
弊焉則有三子之行聖人之在上者或損或益以應一
時之俗而救其弊焉則有三王之禮然而道失而後德
則二帝之趨時也致隆於德未能以為皇德失而後仁
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則三代之趨時也致隆於業
未能以為帝道也德也業也皆聖人所能有者也其用
之異者以制俗異之也皇也帝也王也皆聖人所能為

者也其名之異者以應時異之也臣謂有成與虧者法也無成與虧者道也無成與虧之中注之不盈酌之不竭萬法之造費之彌多資之愈有唐而後成周而後備於形色名聲不可以為量數若夫制於禮者為之非特不可以致治也必待數百歲其智足以相備者而後全若夫休道者慮後而致隆則堯之所成周之所備伏羲旦暮而陳之奚必俟唐與周哉臣謂時之所緩聖人不以為急俗之所惡聖人不以為好是故五帝而上其書

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二帝而下其書謂之二典言常道也然而常道之用又其大道之降者歟不然而忠質之過也周以極盛之文而救之蓋自夏商之末仁義失盡矣則周之所以救其弊者其有禮歟盡仁之數以制禮盡禮之數以制法辨等之儀教節之度尤詳於二代則大道之降者未足以為恠也後世之難治惟其物我大重我重而踰物重而偪無窮之欲不測之變不可以略制也行法之吏至於三百六十而後已豈其好詳哉禮

以義起法以時行而已臣觀三代之盛忠質文之不同道服器官之不同法相沿以情相革以迹朝聘之勤燕享之歡祭祀之誠婚姻之好歡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彰之以車服揚之以聲音光之以詩書明之以藻色其猶一元之散遂華萬物而為春歟和氣之中聲色萬類飛者翔走者伏潛者躍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莫知為之者三皇之世未著於德義其猶一元之含萬物歟二帝之喻則向乎春矣陛下體道在上

造化群材因草庶政教令刑禁下行上施其猶天道之運四時興作者使復枯者使榮則春之風雷散者使歛華者使實則秋之霜露將與有生之類還淳反一而為太古之遊固陛下之志也若夫宮室之度器服之用冠婚之義祭饗之節率皆紛亂苟簡未復三代之遺法豈可望哉念此宜聖策之所及也臣聞不能以禮趨時則其為法也無功不能以義起禮則其為法也無道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知禮有所因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則禮有損益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損其文而益之以質故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損其質而益之以文故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文獘則質救之質獘則文救之文質相代而趨於中蓋雖百世不能易也偽者文之過野者質之過繼文之過必過於質而救之此孔子所以欲從先進歟時也惟夏之從車也惟商之從服也惟周之從樂也惟舜之從鄭聲之淫非所可欲者也文獘之俗皆溺於此樂則惟舜之從然後鄭

聲可以放焉自秦繼周禮之情不能有所因乃滋法令以酷天下禮之文不能有所損乃極奢侈以窮其欲不能以智出義以義明德不能以仁出禮以禮明分苟以徒法而制天下禮之近者又從而亢之古遠而難行者類棄而不為遂使天下之俗流而為淫泰乘而為詐偽淫為鄭聲殆為佞人則其制天下也適足以為亂焉豈能辨上下定民志使恭敬樽節歡欣交通以戴其上哉若夫諸侯乘牛車庶人處侯宅貧以不給而廢禮富以有

餘而僭上宫室之度服器之用冠婚之義祭饗之節率皆紛亂苟簡未足以為恠也漢文帝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皆罷去之専務朴素然而文帝豈能監周之蔽而致然哉會其所好適近聖人繼周之意故其屋壁得為帝服倡優得為后飾賈僮婢妾富人大賈皆得以上僭莫之制馬斯亦文帝不能以義起禮之過也嗚呼文帝畏甚高論而釋之與言秦漢間事而已唐太宗好三代之禮樂房杜不能對者故其為禮也沿

秦故以為漢沿隋故以為唐其治卒愧乎三代而使三代本數末度寂寥數千載間未有能振之者可勝惜哉陛下慨然有志於此將欲貧者不至於廢禮富者不至於犯義文不至於野趨乎文質之中非特天下後世受其賜也斯文不亦幸乎臣聞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為其無行禮樂之權也有其位而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為其無立禮樂之道也而今陛下尊為天子有其權矣德為聖人有其道矣何憚而不為然而不能

因俗則禮失人不能制俗則人失禮禮失人也無情人失禮也無分陛下以義起禮而臣言其所以因俗所以制俗而已寒暖燥濕異氣剛柔輕重異齊器械異制衣服異宜飲食異和此天理之所異者俗之所宜先王之所因析言破律亂名左道淫聲異服奇技姦色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有疑於衆圭璧金璋錦文珠玉或不中度或不中幅或不中量或不中儀有行於市此人偽之所異者俗之所病先王之禁因其所

宜而弗禁其所異天下之人心與物化志逐利往譬如新生之犢猖狂而趨未知其所向則雖以義明法以數定分欲其放肆以就繩約亦已勞矣是故大司徒施十有二教所以因俗者一所以制俗者四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以禮馭其民則其制俗者也以俗馭其民則其因俗者也蓋惟聖人以道出法以德制行然後能為因俗而與之同能為制俗而與之異其因俗而與之同也則能使之歡欣交通其制俗而與之異也則能使之恭敬

樽節禮之逺者使之知所尚焉則能明德反本而不溺於忠信之薄道德之下衰三代之禮可得而終始也此臣之計也

演山集卷三十七

演山集卷三十八

宋 黃裳 撰

周禮義

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六行人之德性所有者也六藝人之才性所有者也自其德行而充之以知致仁以仁致聖髙明之德也以義致忠以忠致和中庸之德也以性立德以德制行以孝事其父母然後能以友事其兄弟以睦善其内親然後

能以姻善其外親以信任其朋友然後能以仁恤其鄉黨睦婣之於孝類也而孝生於上德之仁任恤之於友類也而友生於中德之義自其才性而充之以禮得中其性正矣以樂得和其情正矣然後射足以觀德御足以觀智書足以探心數足以究物賢愚貴賤其性之根皆有是德其德皆有是行其性之幹皆有是才其才皆有是藝而或靡天以偽狥物以欲不能勿動以之仁毋我以之道聲色勢利之中芒昧其真天資之茂彫落殆

盡充之以就名不足以為賢能充之以事親不足以為子弟日為庸人因循以老天下皆是也先王以謂德行道藝人性之所固有者在上之人不能作之使興育之使成而已人見其自溺也以為未嘗有才焉可勝惜哉州長之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其作之使興育之使成者與萬民之學行藝不得其實者以其無所攷不進其實者以其無所勸不得其實則人偽誘之不進其實則物累晝之嗚呼天之所與我者

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可奪然而大者不能作之使興育之使成則其小者進焉以過廢中以惡厲善而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可得哉先王患其佚遊自棄流於城闕之間二十五百家合之而為之州教之而為之序率之而為之長先王之作人才以為好勝而喜為名惡辱而憚為惡人之情也好遊而外狥惡勞而中厭人之情也二情而一勝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吾將進人於善則當使其好勝之心生狥外之心死孜而勸之則乘

其好勝之心而作之者也糾而戒之則乘其外狥之心而作之者也升秀士以至於選升選士以至於造或不征於鄉或不征於司徒凡以勸者也罰之以金扑之以楚或移之遂郊或屏之棘寄凡以戒者也以人之情聞善而喜則為之明善能以為之唱以入之情見賢而服則為之立賢才以為之長長之者其德足以使之尊唱之者其義足以使之樂好勝之情尊德樂義之心同炎於中彼將踴躍而趨憤悱以作矣佚欲倦怠之情奚暇

從事哉然而州長之所勸以進其善州長之所戒以黜其惡亦若是而已矣進於六藝則成其性之中進於六行則成其性之德所謂賢者則長於德行者也所謂能者則長於道藝者也德行之教内資乎人者也外有六藝為之正道藝之教外入乎人者也内有六德為之主是故六行顯矣徼則通乎神六藝粗矣妙則通乎道然則攷之所至勸之所加豈可略哉書之不得其詳不足以攷故欽敏任恤者閭胥書之孝友睦婣有學者族師

書之德行道藝者黨正書之所書者寡所察者詳故也
攷之不得其實不足以興故行藝者州長攷而勸之過
惡者州長糾而戒之所勸者廣所勵者衆故也州長之
所勸書之屢矣大夫之所興勸之屢矣先王尤慮鄉里
之吏書之有所不公攷之有所未至為之司諫焉廵問
而觀察之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
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然則州長之所攷烏得不悉哉
萬民之學其賢有六德矣其能有六藝矣仁與之榮矣

天與之爵矣志重而物輕矣義重而利輕矣鄉老之尊大夫之貴不可慢以待也待之以實不可畧而輿也輿之以禮東南之主以義望賔西北之賔以仁望主歌吹降登獻酬去來以示鄉人德之可尊義之可樂然後獻其書焉王尊其所獻拜而受之也以書者道之所存王實其所受登而藏之也以德者天之所叙以其有仁德而使之為卿以其有知德而使之為大夫以其有義德而使之為士先王之世賢者在位以長民德而無異道

能者在職以治民事而無異政是何故也司徒受教法於王公卿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鄉吏受教法於卿大夫萬民之學受教法於鄉吏則其所以教民者諸侯群吏之私不與焉資諸王而已先王之民興於賢者之德風安於能者之政事協其情契其志此何故也使民興賢還以長之深協其民之好惡使民興能還以治之深中其民之利病則其所以進人者王之私不與焉委諸民而已屬之而讀法也相習以善會之而射也相習以藝

屬之而飲酒也相習以禮率之而從獸也相習以戰德行之實偽道藝之精粗下不能逃於民上不能逃於吏德行道藝外之所受不能有異於王內之所受不能有異於天在朝所謂卿大夫士在鄉所謂長正師胥在軍所謂軍將師帥昔時鄉教之中同為儒者而今同為天子之吏豈有異趣哉然而自秀士而升之以至進士自有造而加之以至有德大夫得之以為賔天子得之以為吏萬民得之以為長而徵黨正之所書州長之所考

勸之以進其善戒之以黜其惡未有能成其性者也

官刑工能紏職

吏以德稱位有三曰善曰欽曰正而欽正者善之類也吏以能稱職有三曰能曰法曰辨而法辨者能之類也人各有能事各有職以能應職應事以事應物事以日生而無窮物以時變而不測先王之治事物使之以時偕行而作與時與偕極而復則推群吏以能應職而已然而群吏弗致其力則不能盡其能先王弗致其刑則

不能盡其力適足以廢事不足與立適足以厲物不足與應尤天下之患也上能糾職所以有官刑焉八法之治官府官聯而上處人而使之之法也官常而下治人而作之之法也官刑以糾其慝官計以勸其善然而不能糾其失職者則亦安得官計之善而勸之哉必有糾職之刑乃有稱職之賞然而群吏之於庶事先王分職以任之出法以制之不先乎事而令之及其事至然後為之所是慢事也先王有刑以糾百官然而不先乎刑

而告之幸其不共則置之法是罔人也先王智不慢事忠不罔人而況王宫者乎宫者國之本也國者天下之本也為國之本制治不嚴則其望天下之治也不亦難乎是故大司徒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小宰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在王宫則責之以事上之恭在官府則責之以臨下之正然而不攷乃法謂之不共法者能之類也不共則有常

刑而已斯亦上能之意歟有常法無常人有治君無治法法者治之具也人者用治之具者也先王之法固善矣不得善人而用之則或以善法厲民者豈法之罪歟是故先王善其法則善其人或以刑善之或以賞善之刑賞非善其人之道也作人以趨善而已八柄之馭群臣有曰廢有曰奪有曰誅此以刑之類作之也有曰爵有曰祿有曰置此以賞之類作之也善能人性之所固有者無以作之則其長人者熄治人者喪可勝惜哉先

王惜其才德之美為之成始則有鄉三物以教之教人以德為主故其刑也上德糾孝為之成終則有官府之八法以治之刑計之於八法則作成其才德者也治事以能為主故其刑也上能糾職然而稱職者賞廢職者刑豈一日而致哉其在鄉黨也教之已善養之已正攷之已實不率者既屏之矣其在官府也旬終則令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正歲會不舉者既誅之矣從政之中日謹其成月謹其要以其有歲終之廢置

見置者勸見廢者改以其有三歳之誅賞及其誅之也
廢置已再矣是故誅之義也不為不仁賞之仁也不為
不義馭過之誅能使廢者因以取置置者因以取賞未有
馴致其惡以至於誅者也是故先王之治天下六典之
書推而行之者有六職六官之職贊而行之者有六旅
為天官者譔於治為地官者譔於教為春官者譔於禮
為夏官者譔於政不失其序為正者專於治要為師者
專於治凡為司者專於治目為旅者專於治數不失其

任有名為之累焉則其失職非所欲也有刑為之累焉則其失職非所敢也然則先王之官刑豈常試哉設之使之有懼而已

辨廟祧之昭穆

社稷報物利也宜其所居而右之有成其物之意焉宗廟報親恩也宜其所居而左之有生其親之意焉親有遠近恩有隆殺然後親親有仁尊尊有義長少有別男女有序若夫服之盡者不殺其恩廟之遠者不降其制

則不死其親之意豈足以為仁哉是故先王之於廟祧為之親疎多少之數以多少之數辨其分故王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親疎之數辨其恩故七廟一壇一墠五廟一壇三廟二壇二廟一壇先王之教天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序之以昭穆別之以禮義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母之則尊之矣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婦之則恭之矣然後男

女有别長幼有序先王以此教民號為人治之大然而即吾廟祧之昭穆未有辨焉則以人治之大者而牵天下是則難也以仁致禮以事其親所以有廟以義斷恩以等其親所以有祧不可屢以祭也則止於享嘗不忍遽以去也則止於黜至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二祧之親則在五世之外者烏得不殺服盡而義輕二祧之昭穆則異於在五廟者烏得不辨先王之治天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其序義亂於幽閒之中則安能

正其生者邪小宗伯之職詮禮於幽則辨廟祧之昭穆詮禮於明則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然而宗伯之辨蓋已久矣先王尤慮尊卑之分尚或不嚴乃有禘焉非特為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以審諦昭穆為主然則昭穆之不可亂也可不慎哉合食於太祖禮之尚親而主愛者也以情先焉爓熟物之近於人情者也不近於人情非禮之宜也不足以致愛焉故祫主於饋食審諦昭穆之禮尚尊而主欽者也以意先焉血腥

禮之遠於人情者也不遠於人情非禮之至也不足以致欽焉故禘主於肆祼獻祼之享先王也其猶禋禮之事上帝歟泰壇之禋泰折之瘞資物以見其誠焉未若物忘而誠在也然而審諦之時尊中之醴俎上之腥滌蕩之聲條大之器不足以勝其志則小宗伯之辨豈敢略哉

演山集卷三十八

演山集卷三十九

宋 黄裳 撰

周禮義

王功曰勲

有王佐之學則能奴王佐之功有内聖之徳則能建外王之業然而内聖之徳資於王佐之學而後至外王之業資於王佐之功而後成内聖之徳未甞多學而不見其所違者有一以貫之也無所不學而不見其所聚者

有精以損之也精一作聖乎內而王則聖德之顯而已
王所謂大者與王化之則不可以其形拘王所謂明者
與王圖之則不可以其象定有功於王如是之高明也
則謂之勲焉勲者功之上達者也然而王佐之學可得
聞乎荀子曰學者以聖王為師揚子曰學之為王者事
其已久矣惟聖與王皆原於一所謂一者三者相合而
未相離者也由一而之天則聖者王之內也大德立焉
由一而之人則王者聖之外也大業立焉得一之體則

其遊乎天人運乎內外皆其用耳一之離在天為象在地為器在人為法形色名聲布列乎萬物不可以為量數學者各奮其才智而取之或得其方者而失其圓或得其粗者而失其精或得其小者而失其大得其小者其功或為治勞或為戰多得其偏者其言或為百家之小說其用或為覇者之佐或為官長王佐之學不然師聖以盡倫師王以盡制惟聖與王皆原於一故其合而言之則謂之道而已大臣以道事君行止在我而不在

乎人富貴在德而不在乎物其待物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其待人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其待已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囂然為我幡然為君惟道所在不知有物之能累我也故其降道於德則為內聖之化聖而能化則無所不通以無所不通者運諸言意之上與王之天降德於業則為外王之仁王而能大則無所不備以無所不備者建諸事業之中與王之人

之人所以明道之天所以神德由大而化之則仁復乎德而吾君為帝矣由聖而妙之則德復乎道而吾君為皇矣是故百姓謂我自然者其功上達乎天道故也帝力何有於我者其功上達乎神道故也然而孔子稱天之大則曰巍巍乎惟天為大稱堯功之大則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夫有成功則向於王矣是故古人以勲號堯而勲上達不可得而見也無能名焉聖人則以巍巍稱天之大稱堯之功則王功天功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興

事造業成之以道故民無得而稱焉周南王者之風聖人之事未嘗言功以其上達則不可得而言故也周之臣惟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繫之以周南固其義也國功人功也非天之所為也興事造業成之以力故民得而稱焉召南諸侯之風賢人之事也未嘗不言功是故鵲巢則言積功累行以致爵位羔羊則言鵲巢之功致繫之於召公固其義也然而人功累而後成累之至則亦上達矣是故王道成於騶虞可以言功矣而不言者

以其上達則不可得而言故也然而古之事其君者為公者有道為卿者有德為士大夫者有察與智王功之臣能下而為五功也猶道可以言器五功之臣不能上而為王功也猶器不可以言道伊尹周公有道者也其佐非特王也内可以佑聖其職非特宰也上可以論道故其功之成也格於皇天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公則上達王則内聖自非上達之公與王坐而論道不能内聖其德之於天道而後已是故言王之職則裁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言公之功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而使萬物各由其道然而萬物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則公之有功於王不亦至乎伊陟臣扈有德者也足以
為佐而已佑聖則未也足以為宰而已論道則未也故
其功之成也格於上帝伊陟之功以言伊尹則不足以
言巫咸則有餘然而非勲之至者耳統天地者陰陽也
統萬物者天地也孤之有功於王足以寅亮天地而已
未足於燮理陰陽足以貳公而已未足於佑聖猶言太

宰之職以祀大神則為不足以享先王則為有餘然而能紹上帝則烏得不以為勲哉非勲之至者耳孟子曰湯之於伊尹也學焉而後臣之威公之於管仲也學焉而後臣之湯學伊尹以物狥道故其外忘而内重威公之學管仲以道狥物故其内忘而外重外忘則功出於道故伊尹之功格於皇天外重則功出於物故管仲之功曽西之所不為者嘗惜仲之才因敗以為功轉禍而為福可謂美矣然而門内之屏楹間之坫不攝之官三

歸之臺為之動心王佐之才屈於聲色勢利之中不能以道自勉而又烏能以上達勉其君哉故孟子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曽比予於是故君子為其君閑邪則曰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為其君陳善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必使其君之仁無敵於天下則以為王德必使其民莫知為之者則以為王化然後収功於王道之大成是故孟子患不得其君耳不患

其道不行於天下患其功不成於我耳不患其君不為王者惜夫孟子以禮義進於諸侯而諸侯以勢利求於孟子其勲不見於後世可勝惜哉管仲之後有公孫鞅始說孝公以帝道而未之入也則以王道說之次說孝公以王道未之入也則以霸道說之嘗謂狥已者吾也狥人者商君也彼方有所狥焉烏有上達之勲以致內聖之王者乎降及於漢君欲其臣無甚高論而臣屈而就之與言秦漢間而已時君不過為賢王而至有雜

霸者或自其臣徒以儒宗居宰相位持禄養交阿諛自售而已雖大有為之君而臣其所教者可勝惜哉嘗謂其學不如荀楊子之言其行不如孟子之去就其事不如伊周而欲為王功也不亦難乎

百工飭化八材

攻金之工七攻木之工七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以夫五材而加皮玉設色其為八材也歟修飭以力謂之飭形移其形之謂化飭木而

化之其載物也則為輪輿其濟物也則為舟楫其敵物也則為弓廬之屬飭金而移易之以容則為鬴量以斷則為劒削以鳴則為鍾磬之屬飭皮而移易之則為函鞾之屬飭土而移易之則為甗甑之屬飭玉而移易之則為圭璧磬佩之屬飭色而移易之則為畫繢纁緇之屬水火之材飭而化之運用六物者也九職以任百工故其言詳六職言其所以為百工者故舉五材而已六職之序王公出法以賜百工者也士大夫行法以督百

工者也商旅阜通以資百工者也農夫播植以養百工者也嬪妃化治以成百工者也是故百工之序在其中焉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陳繩墨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以義理財以知創物則未有如君子者是故王公士大夫之序在其上焉天下之民無致養之物無以為生無致用之物無以為利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王之務也太宰以道佐王者也五穀有本而已太宰任

農輔之以生草木有生而已太宰任圃輔之以育山澤之材有生而已太宰任虞輔之以作鳥獸有能相育而已太宰任藪輔之以養蕃八材有為民器之資而已太宰任工輔之以飭化五行之氣為象而有五辰為器而有五材為德而有五性五材之有為器之資為器之理蓋已久矣必有智者為之創物巧者為之述事然後五材之用著焉而百工不能工達者也苟非智者為之出道而觀象降象而觀器然後制其象器而用之備物致

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以象寓意以器藏禮則雖百工之巧安所用哉伏羲之網罟神農之耒耜黄帝堯舜之舟楫杵臼弧矢以濟萬民以威天下耒耜網罟弧矢杵臼有取於卦象而為之自非遺數不能極數忘象不能定象忘象遺數獨寄萬物之表然後觀象以設卦尚象以創物則夫網罟之類自非聖人豈能制哉其鑠金也有之以為利其凝土也無之以為用一器之微為之内者天理至眾眷意至圓為之外者其分足以嚴天下之

守其制足以便天下之用是知日造而不知之者百工也日用而不知之者百工之務窺理所在則能審曲正體所向則能面勢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繼者如附此其巧也其為弓也辨其安危之人其為輪也辨其高下之地其為函也辨其豐約之體其為鐘也辨其小大之量其為兵也辨其攻守之國此其知也若夫仰以觀象於天俯以觀法於地旁以觀萬物而有作焉則非百工所與者也先王之世或為

淫巧以蕩工心者禁或為奇技奇器以惑下志者殺故其百工知述智者之事知守智者之法飭化八材興事造業以貢於上而已然則六職之序百工得與王公士大夫相為用於天下蓋無愧焉

占六夢之吉凶

吉凶之變休戚之情係於王者有係則有憂有憂則有感有感在外則見乎蓍龜有感在內則見乎夢寐王之於民以吉與之同患惟恐其弗得故季冬聘王夢獻吉

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以凶與之同患惟恐其弗去故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治難敺疫賢能之書天遺王以治民者也謂之天工萬民之數天遺王以守邦者也謂之天民吉夢天遺王以休證者也謂之天佑王拜而受之非徒尊賢也非徒貴民也非徒喜夢也所尊所貴所喜有天存焉故爾噩思喜懼或心所懷或情所感而見之於夢非夢之正者人也非天之所為也不噩不思非喜非懼而見於夢夢之正者天也非人之所為也然

而占夢於夢之非正者尤占其吉凶葢在人者烏知其非天邪或之使耳精者天德神者人道人之精神豈能皆全於天旦晝為形所囿為物所縛則遂遠於天地之神陰陽之理昧於禍福之機妖祥之釁莫之悟焉人之精神寐則魂從其所遊寤則志從其所運寐則靜靜則定定則清清則虛虛則明虛也無所不覿明也無所不照精神反一遂與天地陰陽流通故與萬物俱一氣耳無幽無明無遠無邇是故禍福妖祥成敗得喪之理可

周覽焉安能逃我哉占夢之官以其與天地流通故觀其舍以其與陰陽流通故辨其氣掌其歲時占其吉凶其聘王夢而占之也吉者以獻凶者以舍夫能以寐致靜以靜致定且能流通如是况吾王乎書曰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能恭則莊能默則靜思道則能損實以為虚致虚以為明然後精神遊乎無何有之鄉而接帝於不可測之境得所賚焉非王之高明而誰能之不盟不思不喜不懼夢之正者也大抵五行之數寐則兆於

夢中寤則兆於聲色形體之表而或兆於朽骨之象枯
筮之數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
又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茲其有
開者歟然而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其妖為夢也烏可
贈其禍為疫也烏可敺天時人事固有相感而廢興者
如之何不可敺不可贈邪

滇山集卷三十九

演山集卷四十

宋 黃裳 撰

論語孟子義

君子多乎哉

道之在天為象在地為器在人為法三者之未相離則有一焉而已及其下降於域中散萬於形數學者各奮其才智而取之或得其方者而失其圓或得其粗者而失其精或得其華者而失其實其言為百家之小說其

事為百工之末藝巧者以為新奇機者以為便捷各以其所能名於技藝之中惟恐其多弗之及也不足以相勝君子之學得其末相離者不器以應大器以受動則實靜則虛以多而求之猶其求天之圖也顧其有嘒之星少頃之雲豈足以得天哉吾多能鄙事則其應分而已雖然聖人之游於藝豈衆人之所能為哉其能禮樂也非特鐘鼓玉帛而已與天地同和與天地同節君子之所及也其能射御也非特主皮執轡而已升降之儀

與其志通疾徐之節與其意會君子之所及也其能書數也非特縱横之畫會乘之筭而已道理之精粗象器之終始君子之所及也然而言其至變也此其遽廬耳言其至精也此其糠粃耳吾何容心於其間哉其智固足以君國其仁固足以子民苟為於多能所累則能與之校者君子之道不亦遠乎事物之上未形之一特収其静復又將散出之事物之間則又有相一者蓋道之麗乎形則有大小麗乎數則有衆寡在人之得則有賢

衆在人之法則有詳略而大者理使之治小多者理使之宗寡衆者理使之資賢要者理使之制詳是故事物之間君子執其衆小詳多之所宗者以相天理而已以大道治一由一以往其為十百千萬則衆人治之以大法治會由會而下其為要凡目數則有司治之然後君子之道至焉聖人之於天道者也未形之中出與萬物酬酢及其芸芸者歸寂寂以復則吾將兩忘矣或者迎隨而不可得也此其所以為聖焉然而孔子以不多言

君子不喻其為聖之說蓋多能且不足以名君子況聖人乎

有德必有言

自得之謂德然而君子不忘其接物而有應焉故必有言自愛之謂仁然而君子不忘其成物而有義焉故必有勇言也勇也君子之餘事為事物而有之不足以名君子而名於言則非為乎接物而為之故不必有德名於勇則非為乎成物而為之故不必有仁蓋夫言之實

在德而心者德之所自出焉勇之體在仁而性者仁之所自出焉言也勇也豈其智與故為哉心虛而德至得一而仁至方其有得也世習物累不能實其一至虛之中偶有所感而得之存為志慮含為意思其猶柷敔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柷求鳴於物也考之以理則為之論難之以疑則為之辨以興則為歌詩以教則為誥令約而明多而類雖然豈其得已而言哉道之在我乃天任我以應物耳物之來雖欲無言而不可得焉其心盡矣

其德至矣然後體仁而安之物理窮性分定靜而不可撓柔而不可折其抱者眞其守者約安靜之中有義感之雖欲不勇而不可得焉或勇於任或勇於去或勇於死或勇於四誅或勇於一怒其猶水之道乎其性順其體柔其勢下及其行也不可禦却不可滯礙萬折而東之方圓曲直其數不可計也其歸則趨於一而已蓋由德而言謂之至言顔淵閔子善言德行則由道而言者也由仁而勇謂之至勇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則由仁而勇者也及其物去事止則言也勇也君子不居之仁德之郄而已名於言勇者其言無實其勇無體言生於心而心無德主之故其言無法勇徒作於氣而氣無仁守之故其勇無義孔子不知子路之仁子貢不聞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則其名於言勇也言有時乎窮勇有時乎屈又何足怪哉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一人之才足以為善矣合十人之才則一人有所不能

勝矣何則十人之才非一人之所能至也十人之才足以為善矣合百人之才則十人之才有所不能勝矣何則百人之才非十人所能及也成周之時以左則麟之儀儀鳳之師師而文無不宜以右則螭虎元元鷹隼戢戢而武無不備文無不宜武無不備又豈止百人之才哉前乎此則人才為未成後乎此則人才為已替然則人才之盛其惟周乎此唐虞之際所以於斯為盛也且唐虞之治以平水土則非無禹也以播百穀則非無稷

也以典樂則有夔以納言則有龍其得人亦可謂至矣然鴻荒之世為未遠而典章文物尤多闕焉廹夫太王之肇其迹王季之�其家十五王而文新其命十六王而武廣其聲其積累非一世也周召為之輔翼太公為之爪牙散宜生之徒為之奔走禦侮其致治非一人也積累非一世致治非一人是以賤而至於兎罝之武夫莫不好德況其貴者乎卑而至於漢上之游女無思犯禮況其尊者乎宜其虞舜所不能及也夫伯夷得聖人

之清而已於任有所不兼焉伊尹得聖人之任而已於和有所不兼焉兼之而集大成者孔子一人而已法始乎伏羲則有所未成成乎堯舜則有所未備備伏羲堯舜之法者周而已然則周之所以得人者豈特時之所會亦上人作成之耳

當務之爲急

知本然後知類知類然後知序知序然後知務其類異同其序先後見於事物之間不可以為量數由本而觀

之統有宗會有元君子之智未嘗求知其不可以為量數者茍知其本然後當於務焉以孝悌立仁之本以忠恕貫道之類千歲之日至尤遠而難知者也吾於天星之間求其故而已鬼神之情狀至幽而難知者也吾於魂氣之間觀其理而已是故以道治天下以心治四海國治然後天下平當務在乎先誠其意黎民於變時雍當務在乎克明俊德若夫急親賢之為務則其智之所以為仁歟五常之本同出於道聖人之合道以自為離

道以為天下其愛物也離道以之仁其利物也離道以之義其待物也離道以之信其接物也離道以之禮若夫智則知斯四者而已仁不當務其失也泛義不當務其失也刻信不當務其失也虛禮不當務其失也煩四者之得失貴諸智焉則智之任不亦重乎堯之仁憂以天下憂其不得舜而已舜之仁憂以天下憂其不得禹而已洪水橫流而民有墊溺之憂禽獸偪人而民有傷害之憂五穀不登而民有饑餓之憂方是之時茍使許

行之徒墨者夷之為天下計則彼將勞苦頓瘁且與四憂之民為轍中鮒相濡以濕相煦以沫自以為鱐而後已烏足以為仁哉堯舜不然堯使一人舜使四人得益而傷害之憂忘得禹而墊溺之憂忘得稷而饑餓之憂忘得契而近於禽獸之憂忘然則二帝之宅厥心可謂真智者也惟堯宅厥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則文王不徧物也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則文王之不徧愛也有司之事

所用所之庶獄庶慎罔兼於兹罔知於兹然而文王之
宅厥心亦以有司之牧夫而已堯宅心於舜而五臣為
之用舜宅心於禹而八官為之用文王宅心於牧夫而
凡百有司為之用是故君之道無為而尊臣之道有為
而累舜文之仁智後世無以加焉嗚呼吾生也有涯知
也無涯後世之人為知所誘用知者敝作知者鑿或以
累生或以害道不能緣督以酬萬變豈有他哉不知其
本之過也

一介不以與人

一介不以與人所以絜人不以取諸人所以絜已一介之賤非人所貪也弗取者易非人所吝也不以與人者難常人之情且謂簞豆之食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則夫一介之賤不取諸人奚足為廉者耶不以與人則為一介仁而已伊尹謂吾不然吾以非義而與人使人以非義而受我是貽人以不義者也使不知我者觀之吾寧為不仁而不使人為不

義此其所以為伊尹歟此天下所以為已任歟百姓之
譽違道以干之使已為仁而使人為不義則覺後知者
復有何道哉故曰一介不以與人所以絜人不以取諸
人所以絜巳然而伊尹禄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
弗視也一介不以取諸人豈足道哉禄之以天下弗顧
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自其一介不取諸人而充之耳孟
子所謂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是亦弗充而已一
介不以取諸人而充之則不為宫室之美而易鄉為身

死而弗受者一介不以與人而充之則不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易鄉為身死而弗受者然則所樂非通也萬鍾於我何加所憂非窮也一豆於我何損如是而往也吾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吾欲使是民為堯舜之民也其為義也孰禦窮而失義者龍斷之罔播間之顧爾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取與之際非其義也無以立我非其道也無以副天下之望鄉為身死而弗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

弗受令為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為之達而離道者也窮不失義易達不離道難一介不取諸人易一介不以與人難蓋夫達不離道達而為人故也一介不以與人窮而為人故也

引而不發

君子之教人嘗欲以所思勝所學以所得勝所聞蓋學而聞之者外也思而得之者内也内非外則由中出者不行此君子所以引之也外非内則自外入者不止此

君子所以不發之也引之者所以使之至不發之者所以使之思有所至則所聞者多矣有所思則所守者約矣蓋天下之理多則惑少則得博以學所以致其多精以思所以致其少多所以為學少所以為道而君子之造道也在於自得而已則其教人也可以不至於自得而已哉蓋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故其教人也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凡以欲其自得於道而已此所以引而不發者歟孔子之於門弟子其博之也則以文其

約之也則以禮其教之也則以文行忠信此所謂引之也性與天道子貢所不得聞鬼神之道季路所不得問所謂不發之也雖然此特施於弟子之問而已若夫誠至而不能問問一而不能二則又將叩其兩端以竭之然則聖人之教人豈一端而已哉而後世之士不明乎引而不發之意故可詳而略學者所以敝於約而不知統可略而詳學者所以惑於多而不知要則豈所謂善教人者哉

演山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演山集卷四十一至四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舉人臣曹夢齡

謄録監生臣張炳

演山集卷四十二

宋 黄裳 撰

論

聖人以清為難

進退去就之間辭受取與之際人之所難全也萬鍾雖多不由其道則有時而不顧一介雖微不合於義則有時而不取者為其有害於清也天下皆知去就取予之為難而不知所以為清者君子之所尤難也叚干木踰

亘而避泄柳閉門而不納將以為清矣柰何其介也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將以為清矣柰何其狷也世之人不明乎道不稽乎義慕聖人之清節者不流而為狷則流而為介矣則清也者尤人之所難全也聖人之於天下雖極人之所不能而人之所難者聖人亦不得而易之也博施濟衆非聖人不能為也而孔子以謂堯舜其猶病者聖人果病於此乎知人安民非聖人不能盡也而禹以為惟帝其難之聖人果難於此乎是不然

蓋知其為難而非不能也故為之嘗不勞而有餘裕焉
傳曰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
焉聖人以清為難殆為是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
可以為難矣利欲之心聉而不行聖人固以為難孰謂
清而可以易為也有人焉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
則進亂則退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其人曰伯夷聖人纔曰聖之清而已果且以為不難乎
有人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以邪害義不以利累形

十乘之馬棄而違之其人曰陳文子孔子尚曰清矣果且以為必難乎故得其一節雖陳文子之潔身聖人而且與之語其極致非伯夷之救弊不能與此然則魏之徐邈高而不介潔而不狷宜盧欽以為清也以為聖人為難徐云所易則過矣然則君子之於褒貶其言之抑揚固有類於此者衮盎之美文帝以謂讓有過於許由孝有甚於曾參勇有加於賁育信斯言哉漢文果有過之乎略其辭而求其意則其言亦未為過論也

以法為分

天叙有典斯有物焉使之相屬天秩有禮斯有則焉使之相辨夫婦之情父子之性兄弟之叙君臣之義使之相屬者也父道尊母道親君道要臣道詳兄道友弟道恭夫道先婦道後使之相辨者也此特天理之自然未有輔相之者顯道明理以法為分以名為表成位乎其中則天豈能獨制其人哉大道之世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則俗之於物輕矣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

必為巳則俗之於我輕矣不必持衡為之輕重而人自以為平不必探籌為之得失而人自以為公不必規矩為之正而天與之為方圓不必符契為之信而天與之為取予靜也在道動也在理則宜聖人棄去仁義絶滅禮學而與有生之類同為大樂安用法哉後世之難治惟其物我太重以我喪道以物喪我我情之放五官之亂盡為物道而去在外者弗聽於命在我者弗有於性或熄義以爭或溺禮以僭有為禽獸夷狄而後巳者則

宜聖人歛其無窮之情奴其不平之氣以就繩約辨等
有儀教節有度以四職分民以六職分吏以九畿分國
以三壤分地長短之度多寡之數施於名位之等而寓
之以服器是非然否之辨取舍予奪之斷制其惡欲之
情而行之以刑賞是故天下之人猖狂而行者不能離
乎道馳騁以作者不敢離乎法雖然聖人之於名法豈
敢率爾而制哉有名以為表無法以定名謂之徒名公
侯伯子男此正諸侯之名者也孤卿大夫此正諸臣之

名者也法不存焉其稱謂不足以相臨其權位不足以相攝為亂也孰禦先王即其所有之國家所居之宫室所乘之車所建之旗所被之服各厎其命之數是故城各有方宫各有步室各有等服各有章常各有斿纓各有就車各有乘介儐之入饔食之禮各有數度其繁畧之宜則知守其分省其小大之分則知制其欲然而法或廢焉則名豈足以命物哉有法以為分無道以出法謂之徒法吾乃忘物遺我而遊乎方外或為天人或為

神人或為至人其學絕矣物理之因草人情之新故寓物之表會道之大其觀盡矣然而寂然長往而不為天下後世計此特長沮桀溺者之所為豈道之至哉吾乃接物立我而通乎方內或為聖人或為君子惇五典以仁庸五禮以義為之法焉其法著矣然而法之通也趣無止之時法之深也會無常之道豈非聖人之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以至於是哉其法嚴矣然而法之文則使之燦然以相接法之情則使之驩

然以相愛非挾勢力以攝天下豈非君子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以至於是哉嘗怪申韓之學同於莊子原於道德之意然而莊子之言名法謂髙明則本之以道德道中庸則文之以義仁及申韓之用行法無情文制行無忠恕是豈道德之意有以招申韓歟老子之棄仁義特欲歛道之華以還太樸始能救周之文獘申韓之智不足以及此得其棄絶仁義而已則其慘覈豈足怪哉自道之體分裂而為六七

然後有為道家者有為名家者有為法家者有為陰陽家者有為儒家者有為墨家者然而真儒之學之乎方外則為至人之乎方内則為君子道之所寓法之所主名之所出數之所歸豈復有他哉至遷之論六家輒以為儒之學短而後之復與墨氏並列予奪其是非嗚呼道德不一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蓋與莊子之嘆矣司馬遷之論未足以為怪然而遷不能罪其為名法者不出於真儒徒以寡恩罪其法以失人情罪

其名後世之欲為法者或之於申韓而求之吾恐其分
也適足以亂天下則遷始有誅焉

不以智治國

道之末為萬物之散殊為萬物之成理而君人者法天
而體道者也以道之至虛可以受天下之羣實以道之
至無可以御天下之羣有以道之至靜可以馭天下之
羣動蓋夫萬物之變嘗在道之末而體道者則寓乎萬
物之上焉總一其成理而治之非敢作也故物之有生

也因之以致其成物之有作也順之以致其復而天下之民知有常性之可樂不知物之能亂我焉於是德生矣民之德生則君人者何為哉時不勞其事事不勞其形形不勞其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以道治國而為國之福者也彼間間之小智方制乎名教之中耳夫制乎名教之中有足以敝之者雖欲見其成理而輔之亦何可得哉其勢乃至於作聰明奮機巧滋法令以制其衆而天下之衆不出誠之所向亦必以機巧待之故上

以數乘下下以數計上故雖探籌不足以致其公敦概不足以致其平别契不足以致其信道德始下衰而萬物之真理喪矣於是賊生焉此以智治國而為國之禍者也然則以道治其國者其棄智乎以道治其國者真一而得心虛一而得性小智大智明者也大智以道觀物吾非物也然後見物之成理而達之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信之於朋友禮之於賔主萬物之於天倫也有生者具焉堯舜之治惡其鑿也明天而已五典之惇

出於天敘則成此者也五禮之庸出於天秩則節此者也五服之章出於天命則賞其善此者也五刑之用出於天討則糾其戾此者也此堯舜所以無為而治天下而天下之民亦無能名之者其為在天而已周之治已惡其鑿也無名之道著於天地之大美顯於四時之明法無名之道為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而周之聖人為天下而有六官天地四時道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聖人任之以致其則者也故聖人之於道立之以六典而

有治教禮政刑事猶大美明法者也於典建之以六職而有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猶天地四時者也六屬帥之以六官六典建之以六職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以民為極而聖人也體道之無為而已矣雖然唐虞至周所以能此道者自非以道觀物則萬物之成理四時之明法天地之大美其能在物之中而得之乎不可以物之中得之乎不可以物之中得之則彼徒奮其私智而與萬物競矣彼與物競非特未足以勝物也而

物之變常亦不在理焉夫物之變常不在理而或未足以勝之則為國之禍何可勝言哉君人不可不察也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視馬於群者足馳而口齧鐖者以殈渴者以水嗜欲好惡同矣而未知其材之所以殊也及夫伯樂一睨則或程以千里之功或不免於伏轡銜於鹽車之下而用夫鞭策之威矣木之處山也長者林林短者翹翹交加鈎曼而良楛混淆至其般輸搽斤而斷於地則圓者中規

而方者中矩曲者中鉤而直者中繩棟梁以取乎其大居楔以盡乎其細是非伯樂般輸之使其馬與木之材性爾殊也其固有者自然之分比二人者能明之也處萬物之中最為靈者人也其始也芭然而相與生慧然而相與成陰陽之所至霜露之所墜莫不蕃滋盈溢乎其間方且坐而嬉行而遊孰知其當事孰知其當使及其久也利害日以交智慮日以萌物既不能相勝於情於是相揉而相奬爭鬬之患起而求決之者必就夫聰

明睿知能通其情而辨其疑者以順聽而服從之有聖人者出審其道之若是為之等上下尊卑之次使道德燦然出於衆人之上材足以御其下者坐之廟堂之中號令於四海之外其德之賞可以勸其罪之罰可以畏謂之曰君志慮苟有所明能以緝事而辨功者則任之以名責之以實相與拱手奔走以待命於下毋敢自用者謂之曰臣故君者至寡也臣者至衆也夫坐於廟堂之中與夫拱手奔走以待命於下貴賤之勢勞逸之任

亦異矣以至寡御至衆力不相抗亦明矣然而人人未嘗敢以賤望貴以勞望佚恃衆以抗衆天下翕然而不容一人妄肆於其間聖人尚以為法之未全而防之未備也為之制冠冕衣服之度鐘鼓飲食之數出入起居之節使上下之際如此其異君臣之分如此其嚴者聖人之力也所謂伯樂之為馬般輸之於木者亦若聖人之於君臣也非撓其材屈其性也其固有者自然之分吾所謂道者也由是以觀君臣之間上下之宜孰以易

此乎是以後世雖有五尺之君南面而視使賁育之儔屈體於其下莫不震慴唯諾以聽乎上之命茍不有自然之分重之以聖人之制烏能致是哉

演山集卷四十一